

GUOJIA SHEKE JIJIN HUQI ZIZHU XIANGMU

后期资助项目

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

From Persia to China: The Spread of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王媛媛 著

中华书局



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 和中国的传播

From Persia to China:
The Spread of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王媛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 / 王媛媛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2.5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101 - 08510 - 5

I. 从… II. 王… III. 摩尼教—研究 IV. B98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2646 号

书 名 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

著 者 王媛媛

丛 书 名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责任编辑 徐真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插页 5 字数 300 千字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510 - 5

定 价 58.00 元



图1: III 4979b (出自Z. Gulácsi, *Manichaean Art in Berlin Collection*, Brepols, 2001, 以下III编号绘画残片均引自该书)



图2: III 4614



图3：81TB 65: 1（出自新疆吐鲁番地区文物局编《吐鲁番新出摩尼教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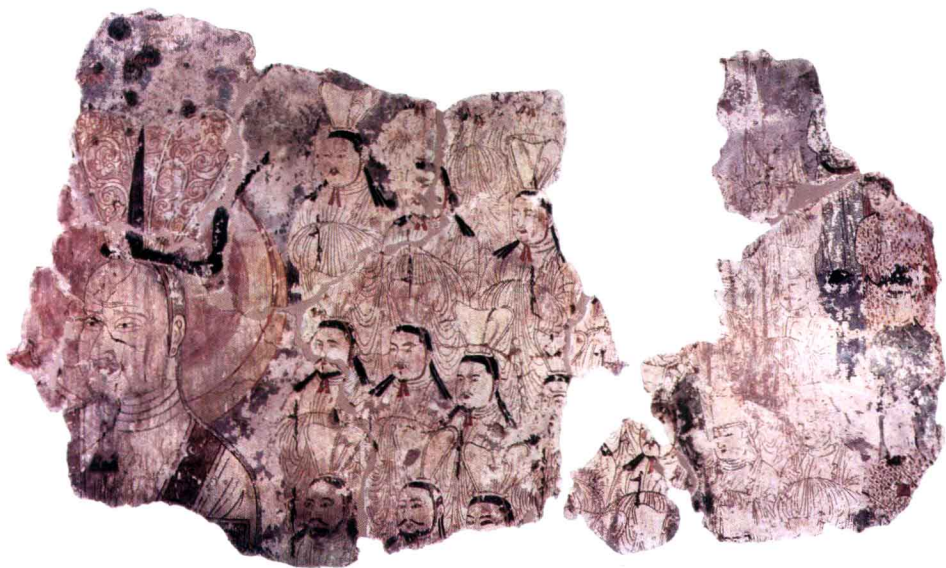


图4：III 6918



图5: III 497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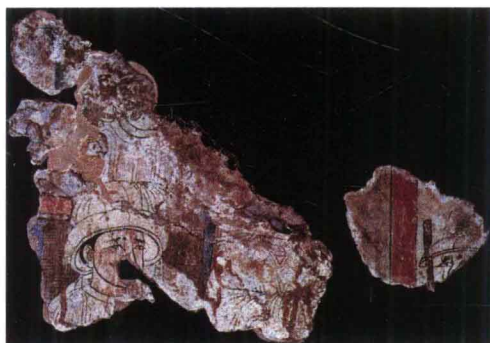


图6: III 6915



图7: III 63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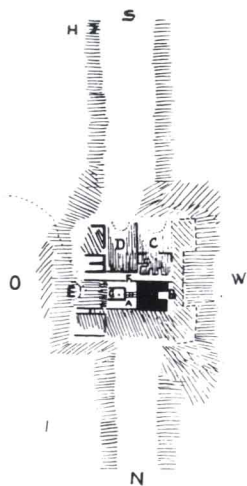


图10: 格伦威德尔所绘 α 寺遗址图



图11: III 46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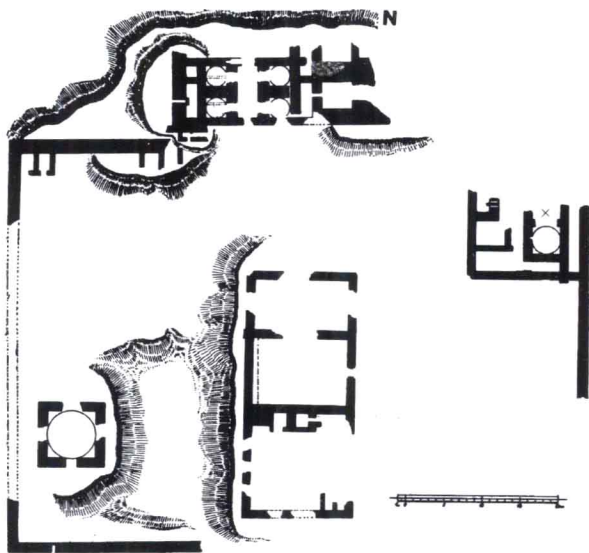


图12: 格伦威德尔所绘K寺遗址



图13: III 6286



图14: III 69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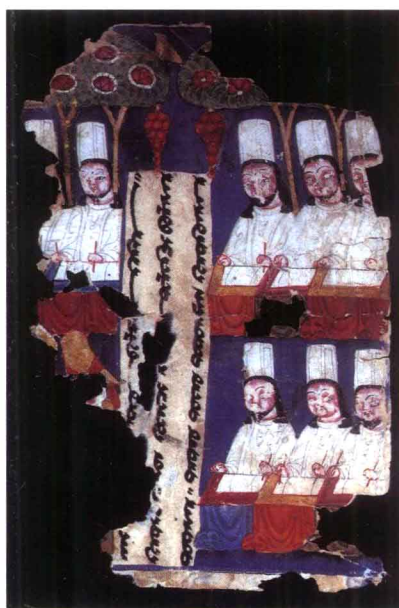


图15: III 6368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新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优秀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标识、统一版式、符合主题、封面各异”的总体要求,委托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06年6月

序

公元3世纪创建于波斯地区的摩尼教，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宗教的宗教”。摩尼把琐罗亚斯德教、佛教、基督教的一些说教都糅合到自己的“二宗三际”论中，再加上摩尼及其弟子们能写会画，使得这个晚出的宗教能够在几乎被其他三种“世界宗教”所覆盖的大地上，流传开来。但是摩尼教义对于现实世界的否定，注定了它的命运不佳，于是教主殉难，教徒四散而逃，从波斯到中亚，从中亚到中国，在武周和开元时期，曾经在中原地区流传。以后又开教回鹘，盛行于高昌，流转于东南沿海地区，一直到“大明”王朝，还有它的影子，而直到民国年间港台地区的黄历上的“蜜”字，也可以说是摩尼教的残迹吧。

正是这样的缘由，摩尼教的传播史，也就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1911~1913年沙畹、伯希和翻译敦煌出土摩尼教残经并系统阐述摩尼教流行中国史事，1923年陈援庵发表《摩尼教入中国考》，到1987年林悟殊出版《摩尼教及其东渐》，加之国内外学人的拾遗补阙，似乎摩尼教东渐史已经剩义无多。

然而，20世纪初叶以来，东方的吐鲁番、敦煌发现的帕提亚文、中古波斯文、粟特文、吐火罗文、回鹘文、汉文的摩尼教文献残卷，以及在北非发现的科普特文、希腊文、拉丁文和叙利亚文摩尼教文献，陆续整理、翻译出来，最近二三十年成绩尤为显著，可以让我们从摩尼教自身的文献中来探讨摩尼教的流传史了。所以，当2001年9月王媛媛来求学的时候，我看她外语好，悟性高，肯用功，就给了她摩尼教从中亚到中国流传史的旧题目，以及一批近二三十年西方出版的有关摩尼教的新著作，希望她做出的论文能推进这方面的研究。

王媛媛硕博连读，中间克服了“非典”的影响，2006年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现在又加以增订，从博士论文发展成专著。本书虽然也以摩尼教的传播史为线索，但她对于史事的讨论是植根在对摩尼教教义、摩尼教仪式、摩

尼教的教规等宗教内涵的理解之上的。为此，她通读了大量西方学者对于摩尼教原典的翻译，只要看看她那些标注了页码的大量西文论著就可一目了然。她在根据英文、德文翻译摩尼教经典时，都对照了摩尼教中亚写本的拉丁转写，因此也改正了克林凯特(H. -J. Klimkeit)英译本的一些错误。

在博士论文的答辩会上，一位正在研究祆教葬俗的老师忽然发问，摩尼教的丧葬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与她的博士论文完全无关，但老师是有权利问这样的问题的。只听媛媛原原本本地娓娓道来，详细地阐述了摩尼教的丧葬规定，那位老师听后说：我没有问题了，你可以毕业了。日本著名粟特语和摩尼教专家吉田豊教授看了王媛媛的博士论文后对我说，王媛媛大概是中国、日本所有东方学者中少有的几位真正懂得摩尼教教义的人，在海外研究摩尼教并对摩尼教教义有深入理解的业师张广达先生也有同样的评价。

每次到吐鲁番，在夕阳的照耀下，我总是望着那干燥的土地遐想：在一千年前，这里的摩尼教高僧，能够在这片佛教流行的焦灼土地上，把先知摩尼的“二宗三际”思想弘扬开来，他们一定经历了我们无法想象的艰难险阻。一千年后，虽然那些精美的插图本典籍大多已经残缺不全，但由于数以万计，各种语言的文献相互补正，通过学者们近百年来的不懈努力，这些残片中蕴含的摩尼教义已经渐次表白出来。通过王媛媛的这本专著，读者不仅可以清晰透彻地了解摩尼教从波斯到中国的历程，而且还可以通过她精准的译语，来理解摩尼教的教义和仪轨。学术的积累和传承就是这样薪火相传，代代不息的。

我虽然收集了不少摩尼教的研究著作，但无暇细读，于摩尼教教义所知甚少。今天看到王媛媛的专著杀青付梓，而她现在又执教于中山大学，可以随时得到摩尼教专家林悟殊先生的教诲，我感到无比欣慰。这里略述摩尼教东渐研究脉络，以及她从我治摩尼教史缘由，聊以为序。

荣新江

2009年12月25日于大阪

目 录

序.....	荣新江 1
绪论	1
第一节 选题缘起	1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3
第三节 资料运用与整体架构	14
第一章 中亚及西域的摩尼教	19
第一节 摩尼教在索格底亚那及其周边地区的 早期传播	20
一、从波斯到索格底亚那	20
二、吐火罗地区的摩尼教	26
三、阿尔胡(Arghu)地区的摩尼教	31
第二节 西域摩尼教	43
一、西域北道的传播情况	43
1.《摩尼教赞美诗集》跋文	43
2. 漠北回鹘汗廷的摩尼教	70
3. 北庭的摩尼教	77
4. 高昌的摩尼教	83
5. 龟兹的摩尼教	90
6. 焉耆的摩尼教	96
7. 于阗的摩尼教	100
8. 回鹘摩尼教女听者	102
二、西域南道的传播情况	106
1. 吐蕃国内的宗教环境	106
2. 吐蕃在西域的宗教政策与摩尼教的零星踪迹	108
篇末结语	112

第二章 唐代中原的摩尼教	115
第一节 武则天与摩尼教	116
一、武则天接受摩尼教的原因	116
二、武周时期的摩尼寺	127
第二节 开元七年的慕阁与法堂	131
第三节 摩尼教的开元禁断	138
一、开元二十年禁令与密教	139
二、佛教对摩尼教的排斥	148
三、开元二十八年的“驱逐胡僧”事件	156
第四节 大历以后的中原摩尼寺	159
一、对大云光明寺的考察	159
1. 大历之前“大云”与“大云光明”的关系	160
2. 有关“大云光明”寺额蕴意的揣测	167
二、中原摩尼寺之间的关系	171
第五节 会昌法难中的摩尼教	175
篇末结语	180
第三章 高昌摩尼教	183
第一节 摩尼教文献的种类、语言及教徒的种族	184
一、经典文书	185
二、仪式文书	190
三、教会文书	192
四、汉文摩尼教文书与高昌的汉人教徒	196
第二节 高昌回鹘摩尼教的宗教、世俗仪式	204
第三节 高昌地区的摩尼教教众与摩尼寺	227
篇末结语	246
结论	249
主要参考文献	255
部分引用论著缩略语	293
后记	295

绪 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摩尼教是公元3世纪中叶波斯人摩尼(216~277)创立的一个宗教,它在琐罗亚斯德教二元论的基础上吸收了诺斯替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形成了自身以“二宗(光明与黑暗)三际(初际、中际、后际)”为核心教义的独特信仰。在一篇粟特语譬喻文中,摩尼教徒们将自己的宗教喻为博大无垠的“世界之海”,而此前的各大宗教教派只是一条条的河流,最终它们都将汇入海中^①。有学者认为,摩尼教是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真正宗教^②,更被誉为真正世界性完美宗教的唯一代表^③。但是,它的命运却并不完美。3世纪后半期,摩尼教被萨珊波斯斥为异端,严令禁断,教主本人被剥皮而死,教徒则四散逃亡。该教随之向西传至西亚及地中海周边国家,向东传入中亚、中国的西域(新疆)和中原地区。不久,摩尼教又在北非和罗马帝国内遭到了教会和王权的双重压迫,被驱逐出来。然而,它却在东方,尤其是西域和中原地区存在了长达千年之久。这一早为本土所不容的“异端”,独独能在遥远的东方流传甚远,产生巨大影响,不能不让我们对它重新加以审视。因此,这就赋予了中国西域与中原摩尼教研究,在整个摩尼教学术领域中的特殊地位。

在20世纪之前,学界对摩尼教的基本认识几乎完全依赖于间接材料,

① W. Sundermann, *Ein manichaisch-soghdisches Parabelbuch, mit einem Anhang von Friedrich Geissler über Erzählmotive in der Geschichte von den zwei Schlangen* (Berliner Turfantexte XV), Berlin, 1985, pp. 19~28, 36. 文书编号为 T III T 601 (Ch/U 6914)、T III 2015 (So. 15000 (5))和 T II D 2 (Ch 5554)。

② Iain Gardner & Samuel N. C. Lieu (eds.), *Manichaean Texts from the Roman Empir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1.

③ J. P. Asmussen, “Der Manichäismus als Vermittler literarischen Gutes”, *Temenos* II, 1966, p. 8.

即古代与该教对立的一些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的记载^①。但这些出于敌对势力之手的记载,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中伤、诽谤或歪曲的成分,他们笔下对摩尼教的描述也有失公允,给研究带来一定的局限性。此外,肇端于西方学界的摩尼教研究,在20世纪之前并未将注意力投向东方,甚至从未有学者意识到在东方,摩尼教有着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更为辉煌的发展期。因此,对东方、尤其是中国摩尼教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比西亚、欧洲和北非摩尼教的研究起步晚。20世纪初,这种研究状况终于出现了巨大的转变。德国中亚探险队在吐鲁番地区发掘了数千片摩尼教文书残片,这一轰动世界的发现无疑成为东方摩尼教研究的破冰之举。

现约有上万片伊朗语和古代突厥—回鹘语摩尼教文书分藏于中、法、德、俄、日以及芬兰等地^②。由于西方学界在原始材料和古代语言的掌握上有明显的优势,这一百余年间,国外学者在残片的语言、文字及释义等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他们的研究速度远比国内要快,论著出版的数量也多,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摩尼教原有的认识。但西方的摩尼教专家多从语言学、教义学等角度来研究各类摩尼教出土文献,或由一些残片的释读来获取部分传教史的信息片段,应该说,他们在历史学层面上的研究略有欠缺。最早

① 批判摩尼教的基督教文献极其广泛,代表性的有成书于4世纪初的《阿基来行传》(*Acta Archelai*),波斯特拉的提图斯(Titus of Bostra)的《反摩尼教》(*Adversus Manichaeos*),以及4世纪末到5世纪初,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的著作,如 *Anti-Manichaean Writings Collected in Corp. Script. Eccl. Lat.*, Vol. 25, Vienna, 1891~1892; *De Natura Boni*, Washington, 1955。此外,还有4世纪早期,一位柏拉图主义者——里克波利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Lycopolis)的反摩尼教文献(*Contra Manichaei Opiniones Disputatio*, A. Brinkmann (ed.), Leipzig, 1895)等等。有关摩尼教的伊斯兰史料,如9世纪的阿拉伯传记学家纳迪姆(al-Nadim)所著《群书类述》(*Kitab al-Fihrist*)一书,纳迪姆在书中直接转引了当时仍然存世的摩尼教经典原文。见 G. Flügel, *Mani, seine Lehre und seine Schriften. Ein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Manichäismus. Aus dem Fihrist des Abū'l-faradsch Muhammed ben Ishāq al-Warrāq, bekannt unter dem Namen Ibn Abi Ja'kūb an-Nadīm, im Text neben Uebersetzung, Commentar und Index zum ersten Mal herausgegeben*, Leipzig, 1862, pp. 4~80; Bayard Dodge (ed. & tran.), *The Fihrist of al-Nadim. A Tenth-Century Survey of Muslim Culture*. Vol. I-II, New York, 1970。另有比鲁尼(al-Biruni)的作品,见 C. E. Sachau (ed.), *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Nations*, London, 1879; idem, *Al-Biruni's India*, London, 1887。19世纪末,闪米特学家帕格农(H. Pagnon)发现了另一重要资料——一位伊拉克聂斯脱利派大主教 Theodore bar Konai 的作品,其文中也大量引用了一部叙利亚语摩尼教宇宙论经典。见 H. Pagnon, *Inscriptions mandaites des coupes de Khoubair II*, Paris, 1899。以上有关反摩尼教的基督教文献据 S. N. C. Lieu, *Manichaeism in Central Asia and China*, Brill, 1998; Madeleine Scopello, "Hegemonius, les Acta Arbelai et l'histoire de la controverse anti-manichéenne", R. E. Emmerick, W. Sundermann & P. Zieme (eds.), *Studia Manichaica IV*, Berlin, 2000, pp. 528~559。

② 具体的收藏情况,参见荣新江《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对摩尼教的东方传教史进行研究的是法国学者沙畹(Éd. Chavannes)与伯希和(P. Pelliot)。他们以汉文史料中有关摩尼教的记载为历史背景,通过对汉文摩尼教残片的解析,大致勾勒出该教在中古中国的发展脉络。之后,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在此基础上,继续寻找有关中原和西域摩尼教的新材料,并进行各种文本残卷之间的比较研究,将东方摩尼教研究推向一个崭新的高度。

尽管目前对东方摩尼教的研究已有了长足发展,从近代学术史来看,国内外众多优秀学者对该教在中亚、唐代中原地区,以及漠北和吐鲁番的传播与兴盛史研究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材料不足,在许多议题上仍有较大分歧,还存在深入研究的空间。林悟殊先生在展望摩尼教研究的前景时,就曾指出回鹘摩尼教研究是可以进一步投入的领域之一^①。笔者步入这一高深学术殿堂,虽不识深浅,但力图从历史的角度,对目前颇有争议的一些重要文书残片予以新的诠释,并结合相关中外史料,把残片中可能传达的信息镶嵌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综合分析,以求构拟出摩尼教在几个世纪里,向东渐进的、曲折坎坷的动态传播历程,更为具体地呈现东方摩尼教,特别是高昌摩尼教的历史发展原貌。体现出这一见逐于他处,却能恒久于东方的“光明之教”生命力之所在。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

摩尼教从古代伊朗逐渐东传,在中亚地区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然后于唐代正式传入中原。8世纪后半期,它被回鹘立为国教,其势力在高昌回鹘时期发展至顶峰。相比之下,唐以后的中原摩尼教却逐渐转入民间,最终消亡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摩尼教传播的这一时空顺序也是本书篇章排列的主要依据。以下即以此为序,就东西方学界对摩尼教东方传教史及其相关的研究成果做一简要回顾。

1. 中亚(西域)

中亚等地出土的伊朗语摩尼教残片,以及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希腊语《科隆摩尼古卷》(*Cologne Mani-Codex*)^②是研究摩尼教早期传播史的重

^① 林悟殊《摩尼教研究之展望》,台北《新史学》第7卷1期,1996年,130页。

^② R. N. Frye教授是最先提请人们注意该古卷重要性的学者之一,见R. N. Frye, "The Cologne Greek Codex about Mani", *Ex Orbe religionum. Studia Geo Widengren oblata*, Vol. 1, Leiden, 1972, pp. 424~429; 目前,《科隆摩尼古卷》已出有两个完整版本: A. Henrichs & L. Koenen,